

姚雪垠文集

惠泉吃茶记

散文 杂文 时评



14

姚雪垠文集

惠泉吃茶记

散文 杂文 时评



1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姚雪垠文集. 第 14 卷/姚雪垠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ISBN 978-7-02-008126-4

I. ①姚… II. ①姚… III. ①姚雪垠 (1910 ~ 1999)

—文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④时事评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2310 号



本 卷 说 明

本卷收散文、随笔杂文、政论时评、通讯报告和访问记共 81 篇,大体按上述文体分类。每一类中则按写作时间或发表时间先后编排。凡公开发表过的作品,篇末均注明发表日期和报刊名称,作者自注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也一概保留。未发表过的手稿,也尽可能注明写作时间。另有若干篇曾发表而未收入本卷的作品,则在卷后“存目”中列出篇名。

上述作品的创作时间跨度长达六十余年。为保留原貌,本卷对当年习用的助词和标点符号用法,所引用的外国书名和人名的译法,以及某些特殊用语,均未加以改动,仅修订了文字上的错漏之处。

作品初次发表时绝大部分署名“姚雪垠”、“雪痕”,有些时评和译文署名“冬白”、“白”或“沉思”等,本卷收入时不另注明。

编校以报刊和手稿为主,同时参阅作者已出版的各种选集和单行本,如 1942 年初版的《M 站》(桂林文学编译社)、1938 年初版的《战地书简》(汉口上海杂志公司)、1939 年初版的《四月交响曲》(桂林前线出版社)、1947 年初版的《记卢谿轩》(上海怀正文化社)和 1982 年出版的《大嫂》(河南人民出版社)等。

目 录

这一天	(1)
阴影里	(4)
渡船上	(7)
一九三七年是我们的	(12)
夜行曲第一章	
——“红灯日记”序	(16)
母子篇	(20)
离散	(25)
春到前线	(31)
战地春讯	
——一束礼物送给××	(39)
风雨时代的插曲	
——又名《恐怖之夜》	(44)
出山	(63)
大别山中的文艺孤军	(68)
我的老祖母	(71)
外祖母的命运	(82)
大嫂	(96)
杜甫与李白的友谊	(109)
惠泉吃茶记	(116)

登景山

——北京散记之一 (120)

卢沟桥礼赞

——北京散记之二 (127)

重阳登高漫记 (142)

我对三峡的向往 (146)

黄鹤楼抒情 (150)

九宫山麓吊李自成墓 (153)

我与早晨 (170)

故乡情 (173)

我要复活 (177)

从吃菜说到张友仁君底画 (179)

“各自不同”的三个画展

——走马随笔第八十八 (181)

到处老鸦一般黑 (182)

赋得神通广大 (184)

东西文化之搀和

——风马随笔之一 (186)

关于“杂感”的杂感

——风马随笔之二 (188)

畜生 (190)

大团圆之后

——风马随笔之七 (192)

文人与装璜

——又名《读论语》 (196)

教育四征 (200)

文学的别用 (203)

鸟文人 (205)

老马识途	(208)
日子倒走	(211)
京派与魔道	(215)
苍蝇主义	(219)
论潇洒	(221)
老妻少夫	(224)
酒	(225)
故乡杂感	(226)
烈士	(231)
战地佳话	(233)
病中杂感	(235)
硬骨头	(238)
读史随笔	(239)
历史的悲哀	(242)
自省小记	(244)
我抗议!	
——一个无党派人士的愤怒	(248)
希特勒的猴子(寓言)	(251)
面具和手套(寓言)	(254)
读《带经堂诗话》有感	(257)
绿窗絮语	(262)
文字宣传到乡间	(273)
对于保卫河南的几项紧急建议	(278)
河南青年救亡协会宣言	(281)
论南洋风云	
——对于太平洋大战的预测	(283)
日本行动方向之谜	(288)

希特勒的最后一张牌	(295)
德苏开战后的世界新局势	(302)
一九四二年国际局势展望	(310)
扩大的世界战争	(318)
蚌埠沦陷后	(325)
捕奸故事	
——事出西华县	(330)
战地书简	(335)
四月交响曲	(370)
界首集	(383)
血的蒙城	(389)
随县前方的农民运动	(394)
鄂北战场上的神秘武装	(400)
记卢谿轩	(407)
天涯若比邻	
——访日观感杂记	(470)
以文会友	
——访日演讲	(486)
一个中国作家的心愿	
——访法演讲	(494)
访法简述	(497)
星岛心影录	(522)
附：本卷存目	(571)

这 一 天

秋菊,那个小丫头,她抱着小孩从门外玩罢回去,是太阳西斜的时候,一进二门,小孩子望见正在低头缝衣的母亲,挥着小手,喜而且跃地,呀呀地叫个不住。秋菊看住他底举动也笑着,不提防,给一块石头绊住,将自己和小孩跌倒在砖铺的地上,小孩子哇的一声便窒息了,小嘴张成了椭圆形,泪从闭着的眼里流出,半晌才哭出声来。

他底母亲看见,现出从未有过的震怒而惊慌的样子,忙跑过去,抱起孩子——秋菊也随着爬了起来——用力踢一脚,将她踢倒在数尺远一块捣衣石上,额角和石角相触,鲜血染满石头:眼看脸皮泛起黄色来,等到别人听到两个孩子的哭声走去问时,她还地上伏着挨打。

“做啥,做啥? ……”少先生连声问着。“你看这——看这疙瘩!”她指着孩子头上微微隆起的部分,说是“秋菊鳌子”给他摔的。

揉着孩子头上的疙瘩,她反复的念着“疙瘩,疙瘩散,别叫老爷看见”的儿歌,哄着孩子。于是,一腔怒气便随着那疙瘩慢慢消了下去。但还留些不曾消完的对孩子的疼爱心。

不知是谁用烟末给秋菊止住了血,叫她去“息去”。

她刚拭干眼泪,依了墙角蹲下,那忍干落井下石的佣妇,又献好似的说起早上她偷吃小菜的事来。

是早饭才罢的当儿，老夫妇都还在睡着，小孩儿也拉着他的母亲到门外看行人去。檐下争夺食物的群鸟，正互相地追逐着，微风吹动庭树，把影摇拽在地上，院子里阒然无人。

正在扫地的秋菊，忽地把条帚放下，惊怯地四下看了看，轻轻地将厨房门儿推开，悄悄地走进去，心在怦怦地跳动着。她忙把锅盖揭开——锅里的饭，是给老夫妇做的——用勺子盛起饭来，连三赶四地吃着喝着。

不凑巧，做饭的佣妇瞧见了，走进去，重重地打她一巴掌，又给一个带着恼怒含着警告的眼色，同时，还往上房里指一指，这在挨打受气惯了的秋菊，是感觉不到什么的。

有意无意的把这事告诉老妇听的佣妇，说罢，又加上一句道：“不光这一回里，她常常偷着吃，我都……”露出因献功而将被宠幸似的高兴的表情。

老夫人听罢，突然骂了一声，将烟袋放下，用指头探着咽喉，干呕了一阵，又毒骂一阵，并埋怨那佣妇“为什么不早说”，叫她吃了已经吃脏了的东西。

她想着想着便怒气冲冲的从床上起来，拿起一只破鞋，恶狠狠地抓着那战抖着的变色失措的，像一只临宰的小羊似的，可怜的，瘦小的秋菊，只听见哭了一声，接着便只是抽咽声，扑打声和毒骂声。

挨罢打的秋菊，正在门后擦着眼泪哭，突然一声，霹雳闯进她底耳里：“还不领孩子去。”她悚然一惊，蓦一回头，呀呀在抱的婴儿正向她招手，他妈板着可怕的面孔在向她看着，她连忙抱过孩子不由自主的向门外走去。

到得吃晚饭时，蹒跚走着的秋菊，照例一碗一碗地将饭端放好，自己却悄然地立在桌子脚边，望着饭碗和别人嚼着吃的嘴。——时而吞咽一口唾沫。

还是少先生慈悲些，他瞅她一眼怜悯的道：“你也吃去。”

她似乎不敢奉命般的应了一声：“等会儿再……”

“饿不死她，不叫你管！”老夫人板着脸子说。“这妮子就得不得好气非狠打不行。”少夫人一面吃着饭说。

看着别人一碗一碗地吃下去，自己还不曾端碗，到最后，轮到她，饭却已经完了，少夫人开善心似的将小孩吃剩的半碗饭给她，她端起将碗凑在嘴上，用筷子扒着，一气吞下去。

吃罢，她小心地将狼藉在桌上的食物收拾了去，照例，又给老夫人从茅房里提了尿盆，便在老夫人床前立了一会，看还有差遣没有。然后，悄悄地摸索到厨房的草窝里——那是唯一的所有的安慰的境地——倒身睡了。她深长出一口气来，这一口气好像把一天的痛苦，愤恨，抑郁，怨懣……都驱了出去。

（原载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日《河南民报》）

阴 影 里

夜，胡同里的脚步声已经给寒风剪断了，异常寂静了。为一篇小说中的转折，我放下笔管，扭灭电灯，默然思索起来。月光透进玻璃窗，用黑色线条把一幅方格形的图案描在桌上，也描在我的书上，砚上，稿纸上。黑色的线条牵了我的眼和心，顺着它默默的茫然的走着。这时候我忘掉文章，忘掉自己，忘掉了一切了。

一阵沉重的声音，突然从胡同里抛出，接着又有几声骂，几声喘，低声儿的乞饶。我于是轻轻的推开窗子，探首向楼外的胡同里察看着。

在路南的阴影里，我看见一个女人，一只手抓着门框，一只手被一个男人用力往外拉，女的几乎是坐在门外的地上挣扎着。这斗争直经过了四五分钟那么久，女的便开始小声哭起来。大概是不愿叫别人听见，她尽力压抑着喉咙，声音就好像从墙孔里挤出来的一般。男的见女的哭起来，骂道：

“贱货！你哭，妈的老子不揍死你！”随即飞起一脚，踢在女人的肋巴上。

女的忍了一下，哭得更响了。男的似乎很慌张，忙用手去捂女人的嘴。女的趁势向旁一闪，躺在地上了。

“我今晚，”女的呜咽着，断续的说：“就，就死在这儿……也，也不……”

男的照她身上踢两脚，拳头在暗影里扬了扬，没有打下来，边

喘边骂道：“好狠心的东西，你存心看着人家在，在旧历年把老子逼，逼上吊！”骂了后就长叹一口气，垂头踏进门里去。

女的从地上坐起来，身子在寒风里，阴影下，战抖着。同时还战抖着她的半哑的呜咽，像秋风卷过薄林，沙沙中，一个寒蝉在凄切的低鸣。

我想着这场风波已经快平息了，透了一口气，便打算把窗子关住。但我还没抬起头，从那小门里又晃出一条老太婆的影子来。

“不去算了吧，快回来，”老婆子说，“别在这儿哭着丢脸吧！”

“我，我死也不能去！我，我要是……我对不起，对不起我的，我的娘家人！……我不是，不是，不是吃屎长大的……别，别没办法了在我身上打，打主意！”

“我也是不愿叫你走这条路，我也是……”老婆子用袖头揩了揩眼泪，深深的叹口气：“唉！起来，快跟我回屋去……”

“我想死！这日子我过不了，我，我不是那没廉耻的，还不如，不如死了好！真逼我，我，我就死！”

“你只要有志气，干吗逼你死？……走，跟我回屋去，我给你作主，看他敢再在你身上胡生门儿！”说罢，老婆子忿忿的向门里捣几指。

“我不敢回去，我——我——”

“走吧，有我的！”老婆子用力把她拉起来，“快！别给查夜的看见了！”

“妈给我作主……”

“他要再逼你，我一头碰死他！”

于是两个影子移进门里边，门跟着就上了闩。一切又归于寂然了。

对面的阴影渐渐的涨起来，涨起来，淹没了我所凭依的楼头，淹没了宇宙。正像那个不幸者的归去，月亮躲进乌云里，好久，好久，没再爬出来。一阵风吹得我打个冷噤，急忙关了窗，和衣钻进

被窝里。这一夜，我又好久睡不着，阴影沉重的压着我的心。

日子又平静的过了两三天，年关更近了。一天早晨，我给哭声惊醒，跳下床，开窗一瞅，糟，对面的那个小门上，新贴着白的纸！一个老婆子的哭声，破锣似的，在对面院子里。“难道她死了？”我心里一惊，随手把窗子关住了。从此，每夜阴影像是她的游魂，从胡同里爬上楼头，爬到我的心上。

“什么时候，”我想，“才能叫阴影从胡同里，不，从整个宇宙里，完全消失呢？”

（原载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北平晨报》）

渡 船 上

秋雨多，黄河又涨了。

渡船在浩淼而混浊的水面上，从北岸向着南岸爬，颤颤的，怯怯的。因为水太急，船就像黏在浪花里，永远爬不到对岸去。有时抵不住水流的冲击，它打个半转，张皇的向后退缩。浊浪哗哗的笑起来，在渡船的周围肆意翻腾，推拥。船上很静悄。客人们有的在心里念着佛；有的在祷告着金龙四大王；有的不信神，不祷告，恐怖却同样抓紧着他们的眉头和心头。我担心的抬头望天，天上堆着乌云，似有雨意。

半点钟后，篙已经探不着河底了。船夫们放下篙，让两个年轻人在船头“打锚”，其余的坐在船尾和船边上谈闲话。

他们谈到孝义镇新建筑的化学工厂；黑石关学堂门口有山神显灵；最后又谈到嵩山口崔长腿的盗皇陵。一提起盗皇陵，船夫们就谈得更起劲。坐在船边的都挪到船尾去，以致船身不住的摇晃着。在船尾，谈话的唾沫星和浪花溅起的水星混在一起，织成一张烟雨的网，几乎打湿了每个人的脸。掌舵的老头子，一向默默的望着南岸的光秃群山，这时便忍不住把旱烟管在船尾狠狠的磕了磕，大声说：

“妈的，你们才吃几年饭，嘴上都没有毛，知道个×！”

老头子掉了几颗牙，声音虽然大，却有一半字儿是吹出来，因此惹得几个客人也笑了。被骂的船夫们暂时一沉默，把不服气的

眼光在老头子的脸上瞟。老头子骂过以后，张开嘴巴，望着天空，像要从浓云里把多年的记忆都找出来。酱紫的牙床上，散立着尚未脱落的、古色斑驳的牙齿，像一段古城墙驮着残缺的雉堞，静静的立在夕阳下。

“老杂毛，”一个短鼻子的船夫向老头子笑骂说，“嘴张那么大，防着从云彩里掉下来那个，看，这么粗，这么长……”

他用手比了比，船上的人们全笑了。

老头子没恼也没笑，仿佛故意装做没听见。他慢吞吞的装好一锅烟，用纸煤点着，抽了几口，然后把不清楚的字句吹出来：

“不只崔长腿，自来盗宝的多着哩，没一个不叫雷击死……宋太祖爷是火帝真君，不含糊！”用指头把烟灰按了按，老头子又接着说：“啥时候有人去盗宝，啥时候皇陵上就起霹雳火闪。伏天有，腊月天也有。他老人家是……哼，不的也不能当开国天子，一代真龙帝王！”

“对，对。”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人，向老头子点着头，插嘴说。“任饿死也不能到火帝真君陵上去那个，去盗宝！”

“我活这七十多年，只有四川蛮子在皇陵上盗走过一双金狮子，掉下的都是去寻死！”

“川老鼠多精呀！”商人模样的说，“人家专做这路活，带上盘川到处访宝，访着就得……洛河里从前有一对金鸭子，就是他们得走的。”

“还有石窟寺^①的避风珠。”

“他们会念咒。”老头子羡慕的叹口气，磕去了烟灰。

船已经到了浅处。船夫们又拿起篙，呼哧呼哧的喘着气，拼命的把船向南岸撑。谈话一停止，船上又静了。一幅画忽的从我的眼前闪出来：一片树林，一群乱坟，夕阳里有几百只乌鸦盘旋飞回。

^① 指河南巩县的石窟寺。

那时是阴历十月，我记得很清楚，霜风在吹，枯树叶萧萧作声。

“走，看杀人去！”

“走！”

我毫不迟疑，跟着邻人们拥到衙门口。

在少年时代，我看过了各种人的被斩，也看过了各种的斩法，本来看得很厌倦。但今天，听说是斩女人、小孩和老汉，这就有点新鲜了。

女犯是姓孔，大儿子当了什么匪，军队把她和她的小儿子捕了来。小儿子才只六七岁。那老男犯是个扒墓贼，夜里带着儿子到王阁老坟上去盗宝。宝没有盗走，给看坟的察觉了。儿子当场被打死，老头子受了伤，被逮住，五花大绑，送进城里。对于女犯和童犯，绅士们的舆论要求着“斩草除根”；对于扒墓贼则要求“杀一儆百”。当县长把案子判决后，闲散的踱进内宅，在姨太太的腿上拧一把，得意的笑着说：

“喂，我今天叫人们变变口味！”

不过令观众多少感到失望的，是犯人们被押赴刑场时，并不为大家所想象的镇定如常，或倔强谩骂，而竟是一路上嚎啕大哭。

扒墓贼给军队在前面拖着走。他的脸黄得像一张黄表纸，胡子稀疏而苍白。赤裸的光身子带着一条条紫青的伤痕，背上的鞭痕一片青肿。显然，他死在眼前，对生命还没有完全绝望。他大声哀哭，却有时向街两旁看热闹的人们诉说他的冤枉。

女犯被推拥着，紧跟着扒墓贼。小孩赤着身子，一丝不挂，跟在母亲的后边跑。刚走出县衙门时，他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随后看见母亲是那么拼命哀哭，他才朦胧的觉得不妙，也大声的哭起来。哭声：一道嘶哑的，一道尖嫩的；嘶哑的呼着儿，尖嫩的叫着妈；有时一替一声的，有时凄惨的合在一起。

街上密密的尽是人，嘈杂着，拥挤着，像一条河水向前涌流。我不自主的被拥在人流里，流出了西城门。在西门外，一座大的坟